

周广业《客皖纪行》《客皖录》

沈文倬

《客皖纪行》二卷、《客皖录》一卷、附《灵泽夫人庙考证》一卷，合装一册。清海宁周广业著。广业一生未入仕途，在三十多年训蒙生涯中，潜心著述，经史方面取得卓越成就，为当时著名学者朱珪（石君）、朱筠（竹君）、王鸣盛（西庄）、江声（艮庭）、邵晋涵（二云）所激赏。此书是他的出游纪行之作，起庚戌（乾隆五十五年）十月十三，止翌年二月初六。自离家舟行至安庆，计十八日，所记名《客皖纪行》者一卷；在安庆留住三个月，所记名《客皖录》者又一卷；离开安庆，从陆路到广德，计十日，所记又名《客皖纪行》者一卷。据书名似为二书，其实是一书的三个部分，按在途或留寓的不同而题作二名而已。此次出外的目的是谋求职位，书中载《将之皖城示二三亲暱》一诗，有“浅土尚淹封马鬣，累人最怕买猪肝”之句，自注云：“余以先人未葬，冀脯脩稍润，急完大事，非敢妄有干索也。”此时朱珪任安徽巡抚，前去请求安置，终于获得广德州复初书院的教职。他卒于嘉庆三年，年六十九，推算起来赴皖时已六十一岁了，所以书中说：“余衣食于奔走，四十年许，讫无所就，老大犹作此行，念之慨然”。似乎也是出于无奈的。

书为日记体，所作诗即附在后面。这些诗作没有收入他的《蓬庐诗钞》，而佳什甚多，又不像編集时有意删汰的。日记所述详备，有反映他沿途所见的民风土俗，“十月十五，晓晴。南

来粮艘相继，有巨艚载红衣人，云是台湾番随使祝鳌而归者。午后至吴，寓阊门外任氏布肆。”“十二月初十，（安庆）城中乏水，取诸江，浊而多沙，必澄久方可饮。皖人随汲随用，注汤碗中，少选沙辄聚其底。连日优人佐觞，地无昆腔，石簾所出，皆信口咿哑，彼处名石簾班。”有记述他和学者们的交往，“十月十六日，留吴门竟日。欲谒光禄王西庄先生，不果。初余未识光禄，丁未出都，邵太史二云介以书，会取道云间，未及往。踰年始作启，并邵书托方茶山寄之。去冬以事来苏州，江艮庭先生为言，西庄病目，方杜门谢客。及余投刺，先生遽扶掖而出，谈叙良久，问所著若干书。目畏明，常向北而坐，因言《十七史商榷》近已改补几处，且加刻十七叶矣。余以其中尚有宜酌者，向尝考正得六十余条，录为一编。先生欣然曰：必速寄我。今春复惠书，见示《周礼军赋说》《仪礼正讹》，又以《闭户著书图》索题，余题讫，即以考证寄之。今相距里许，以病后委顿，欲行且止，深为怅然。”也有描写旅途风景，几如一篇游记，“十月廿三，晓出金柱关，西风甚猛，泊江滨竟日，登岸望之，白浪连天，但见江豚出没，水鸟群飞而已。”“二月初七，晓践霜而行，沟水冰，三十里饭殷家汇，渡河水清且浅，盖山溪所聚也。是日所见山滋多，过岭二，经老虎洞，四十五里宿上青溪，路僻少村落，三五里辄一亭，犹古乡亭之意。”“初八，薄暮抵五溪，临流有玩华亭，东岸九华，如在几案。由此入山尚四十里，亭中远望最宜，当名之曰望华亭。”还有一些随录客寓读书心得，都属考据短札，“十一月廿五，阅亳州、滁州等志，滁以欧阳文忠著名，其守滁之年，实止三十八岁；而《醉翁亭记》称‘苍颜白发，颓乎其间’，又言年最高，岂公固早衰乎？窃谓古人耻言少，故凡赠金献酒，必曰为寿。”这些零金碎玉，在著者是平时好学的成果，在后人是可资采撷的素材，清人治学朴实，虽随笔也绝少空言。所附诗各体皆备，以山水行程之作为最佳，如《夜泊平望》：“长芦钓叟擅诗权，未许葱鸞唱晚天。卧听橹声摇客梦，月明莺脰又谁

怜。”《建平道中》：“客途无日不看山，竹鼠松鼯只等闲，爱杀翩跹青练雀，分明花月美人还。”清新疏朗，逗人喜爱。

末附《灵泽夫人庙考证》，庙在芜湖西南大江中螺矶上，奉祀刘备之妻孙夫人，相传她还吴后闻刘备死而在此地自尽的。广业熟于三国史事，“庚戌仲冬客皖江，辱朱石君中丞问及螺矶事，以向未专意，不能详举也。退而考诸史传，并访诸洽闻之士，得若干条，备录以呈。”与客皖有关，故附在卷末。《考证》分《灵泽庙考》《孙夫人考》，引证颇详贍。结尾有《昭烈孙夫人事略》一篇，从辨证诸家阙误中以己说论定其事，说颇翔实。

广业字勤补，别字耕厓，又颜其书室曰种松书塾。书中有云：“尝命工预写一图，名曰种松，取闭户著书之意以自寿。”此稿即用“种松书塾钞本”稿纸由书手代缮。此书本为张元济先生所搜集周氏未刊稿若干种之一，今藏上海图书馆。

